



行走的扁担

骆锦恋

我小时候，最喜欢的小零食都是从邻家阿婆的担子上买来的。我读小学时，阿婆已经是七十多岁的人了。她总是挑着两个篮筐，上面用米筛盖着，放学时，在学校的门口静静地坐着。买的人很少。我总是在觉得自己很“富有”——富有到可以挤出一毛钱买个地瓜饼的时候，在阿婆那边犹豫再三，才光顾一次阿婆的担子。阿婆不急不忙，不管别人买不买，她总是静静地，笑着看着我们。她认识我的祖母，经常与我笑笑，算是打招呼。

阿婆的担子里有地瓜饼、炸米圈、米糕……大多是手工制作的小零食。有时，阿婆也会挑着这个担子，在村子里边走边卖。阿婆没有吆喝，没有用小喇叭，慢慢地走着，遇到有需要买的，停下来，打开篮筐，让人慢慢挑；碰到挑了半天不买的，轻轻盖上来筛，继续挑着担子往前走。碰到熟悉的朋友，阿婆会放下担子，与她们坐在路边，唠嗑起来。半天过去，朋友走了，阿婆不紧不慢地往回走。

阿婆有好几个孩子，听说都住着很大的房子，家庭环境都不错。阿婆就是想找点事情做，那个担子阿婆从年轻的时候一直挑着到年老。

阿婆是哪一年去世的，我不知道。二十几年过去，我想起她，已经记不起她的长相。她从容的步伐，轻微摇晃的担子，和我见过的商贩都不一样。阿婆那份行走的淡定，是我一生都羡慕的。

曾经，母亲一年要饲养好几轮的鸡鸭。因为猪肉贵，一个七口之家实在是吃不起。自己饲养些鸡鸭，还有蛋给小娃儿吃，逢年过节也能加餐。母亲有时会给母鸡整个窝，让它孵小鸡，可是这样孵出的小鸡毕竟不多，而且，需要很多时间照料。于是，更多时候，母亲会找卖鸡鸭的小贩购买已经有点个头的鸡鸭。

卖鸡鸭的小贩是个挺时髦的大叔，穿着整整齐齐，头梳得油光发亮，踩着双布鞋，用长长的竹竿挑着两个大大的筐子。筐子里装着挤来挤去、吵闹不停的小鸭、小鸡，上面用纱布盖住。大叔是个大嗓门，老远就能听见吆喝声：“卖鸡卖鸭啦，卖鸡卖鸭啦……”到院子里，见有人在家，他放下扁担、箩筐，抓几只小鸭出来，撒几颗饲料，鸭子就在院子里欢快地吃起来。小孩子都拥上来看。母亲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会走过来，询问品种、价格、饲养时间。大叔记得客户家大概什么时候又需要买这些小鸭，他总是把时间掐得很准，每隔一段时间，小鸭变成大鸭子再变成口粮以后，他基本就会出现。

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大叔的扁担不见了，他骑着一辆摩托车，头发少了却还是和从前一样梳得光亮。摩托车的两旁绑着两个箩筐，还是装满小鸡小鸭。大叔来的时候，先吆喝两声，然后把摩托车的声响弄得很大，算是另外一种打招呼的方式了。

那些流动的扁担上面，不只有小鸭子，还有衣服、水果、冰棍……卖衣服的阿姨，变魔术似的，总能变出四季的衣服。母亲买衣服的频率很低，一年顶多一两次，我倒是因为同学的母亲是卖衣服的，经常看见她母亲给她装扮得像小公主一样。也许，卖衣服的阿姨，她的袋子里也是有些漂亮的小孩衣服，只是我没见过，我买新衣服的频率似乎和母亲一样。

惠安女挑石头用的，不叫扁担，闽南话叫“竹扛”，普通话叫什么我也不懂。我只知道是用竹子做的，圆圆的，直径比拳头粗。惠安女挑着“竹扛”的两头，中间用很粗的绳子捆着石条。我们家盖石头房的时候，那些“做小工”的邻居，在包工头的安排下，有序地把石头扛到相应的位置。有时候，石条很长，男女工人都要来帮忙。他们分成好几个序列，听着口号，一起把石头扛起来，踏着长长的梯子，把石头挑到楼上。烈日下，皮肤黝黑的他们，“一二三，一二三”的口号，伴随着如雨的汗水，撒着我懵懂的心。我总是不能理解，这样简单的竹竿、绳子，如何能把那些长长的很重的石头安稳地移来移去，我很担心。我的担心也是有由来的，曾经有我熟悉的人，在某一次建房子时，就不小心被砸断了腿。竹扛是会滑的，然而就是这些会滑的竹扛，陪着惠安人走过那些艰难困苦岁月。

母亲曾经有很多扁担。花生成熟的季节到了，母亲把成捆的花生，连带根茎、叶子、果实一起挑回家。我们兄妹几个，大的帮忙挑一点，小的就在家，等着把花生果实从根上择下来。那些带着土的花生，堆满整个院子，最后变成两堆——一堆花生，一堆花生藤。母亲挑着花生去变卖，我们把花生藤晒干来当成煮饭的柴火。地瓜成熟的季节到了，母亲把地瓜装在麻袋里，挑回来，再把地瓜藤也一捆捆地挑回来。地瓜变成口粮，地瓜藤条也变成煮饭的柴火。小时候，我最不喜欢地瓜藤，一捆捆的，特别难拆开来。煮饭烧火的时候，我总是觉得是在跟地瓜藤较劲。遇上没晒干的地瓜藤，怎么也点不开火，那种挫败感，和在考试中遇到难题一样难受。

母亲的扁担挑花生和地瓜的频率渐渐变少了，因为有人给她推荐了独轮车。这是我小时候我见过的比较管用的交通工具之一。一个轮上六个铁铸的框，可以把东西成捆地绑在上面，也可以放几个桶在上面，这样一来，肩膀就解放了许多。母亲更多地用独轮车来载那些农作物，有时，我也能看见邻居家的孩子，坐在独轮车上被推回来。我曾好奇地试过能不能推动那车子，那时候的我和弟弟都驾驭不了它。其实，它更多的需要平衡力，我们还平衡不了。用惯了扁担的母亲，却很快适应了。我用不了母亲的扁担，也不会用母亲的独轮车，母亲的平衡力似乎永远是我难以企及的。

小儿吴——曾经问我，什么东西贵，什么东西便宜。我想了很久，告诉他越稀有的越贵。扁担稀有吗？我听到了脚步声在我内心深处回响。



高山流水（国画） 杨银平

东熙里的古厝及其他

李相华

早就听说永春有大量的古厝，这些古厝年纪大多在百年以上，有的甚至达到两三百年，从侧面证明历史上永春的富庶。百闻不如一见，这次总算有缘在苏坑东熙里见证了“历史奇迹”，那些散落在山水间的古迹尤其是古厝，仿佛仍然在诉说着什么。

说到东熙里古厝，不能不说到东熙里王氏。东熙里，按目前行政区划分为东坑村和熙里村，两村仅一山之隔。历史上东熙里王氏颇有名望，据传是“开闽三王”王潮、王审邽、王审知的后裔。史载王审邽之后廿一公于北宋神宗、哲宗期间隐居东熙，历经九代单传后开两支派系，而后开枝散叶，人丁兴旺。

这次我们走访的，主要是东坑村。从苏坑到东坑，也就二十来分钟车程。甫一下车，人还没站稳，就被眼前秀丽的山川所吸引。但见山如围屏，团团转转之间围出一盆地，好一派田园风光。更为奇特的是田园之上，有三座独立的山峰呈品字形展开，远远看上去，中间那座山像一本书，右边那座山像一枚公章，左边那座山像一个笔架，都不高大也不险峻，但能使看到的人瞬间安静下来。山有山的品质，水有水的性格，眼前的山川仅凭直观就能感到是块风水宝地。

我们的目的是走访古厝，但走访的过程，有“三个没想到”。

第一个没想到，一个村庄竟然有那么多古厝。我们依次走访了每座古厝，琼林堂、龙头堂、龙魁堂、霞露堂、西崓堂和王氏家庙，这些都是百年以上有名号的古大厝。每一座古大厝的前世今生都有故事可讲，有些至今还比较完整，如龙魁堂、霞露堂、西崓堂；有些则在漫长岁月的侵蚀下已破落不全，或只剩下遗址，如果不抓紧采取恢复性保护，其前景可想而知。

第二个没想到，一个村庄竟然有那么多“历史名人”光顾，除李廷机、张瑞图外，初步了解还有单辅、叶向高、朱熹等。这些人在有明一代赫赫有名，他们因何机缘造访群山中的一个小山村？

这里不得不提到王氏后裔中一个重要人物：王天策。王天策，字国猷，号思轩，明隆庆庚午（公元1570年）科中式举人十九名，对诗书、易经等深有研究，著有《蜚云集》《丛珠游记》《史记世行》等诗文。

王天策与李廷机、张瑞图、单辅、叶向高同朝为官，相互有往来也是情理中事。只是朱熹的造访或许别有因缘，是否与古德书院有关，有待进一步研究。

第三个没想到，一个村庄竟然有那么多古迹。古德书院。当年的古德书院，是泉州最为有名的书院之一，王天策与李廷机曾共读于此，成就了一段同学佳话。

万古寨。位于东坑王氏家庙后山，依山背水，地势险峻，目前尚存完整的石门，石门上方刻有“万古寨记”，字迹尚可辨认。

张瑞图书法碑刻。从一古厝遗址挖掘而出，目前静静竖立在一片竹林旁边，见证张瑞图与东熙里王氏非同一般的关系，是一件珍贵文物。

东坑寨摩崖石刻。具体何时何人所刻有待考证。向阳的石壁上刻有“文明气象”和“一魁”字，“魁”字右上方有七个点，让人联想到北斗七星；是否与魁星岩有关联，不得而知。

朱熹亲手种植的水杉。有两棵，位于村道下河沟旁，据传遭遇过火山火，所幸未死，至今仍然郁郁葱葱，算得上是活的文物。

东熙里的古迹显然不止这些。冬天的走访，可谓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尽管走马观花，却仍然感受到东熙里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蕴藏着丰富的旅游资源。那些古厝、古迹以及古人流传下来的故事，值得好好保护和传承。同时也欣喜地看到，当地政府越来越重视这项工作，目前东坑村委会正组织相关人员，对古厝、古寨及其他古迹等逐一进行文字记录，这也是功在当下、利在千秋的好事。有一种愿望叫回望，盼望有机会再次走进东熙里。



攀援的理由

徐建平



攀援的理由

徐建平

多次教授过叶圣陶《爬山虎的脚》，心中一直牵挂着那抹浓烈的绿，向往着学校里有一堵长满爬山虎的墙。去年底，终于有了机会，趁着学校东侧的小花园改造，在东侧的围墙脚安排种上了爬山虎。

因为墙壁贴有瓷砖，我担心爬不上，问种花人要不要在墙壁上贴上网，方便爬山虎攀爬。可种花工笑着让我不要担心。种下后，每天巡完班级，我都会去看看，扶正歪斜的支撑杆，发现爬山虎虽然成活率惊人，但生长的速度没有想象中的快，也没有小时候课文中的“虎气”，和其它植物生长似乎没什么两样。后来，因为疫情防控等杂事缠身，对它的牵挂就少了——既然成活了，其它的由它去吧！

暑假里的一天，我在校园里转悠，不经意间，发现爬山虎竟然已经在围墙壁上薄薄地铺了一层，最高的已经爬到了围墙的顶端，虽然算不上严密层层，但有的横爬、有的直伸，光滑的瓷砖墙壁被它的吸盘轻松战胜。我不知爬山虎的根能扎多深，需要多少泥土来维系生命，但在短时间内欣欣然默默地蓬勃起来，它的生命力果然名不虚传。相信，不用过多久，每个人想象中的一堵郁郁葱葱的“虎气逼人”绿色风景线即将呈现。那里一定能吸引孩子们驻足流连，感受绿意，聆听鸟鸣。

一根纤纤细藤，曾毫不起眼。它以初生的好奇面对未知的世界，默默地攀援，不会想到自己脚下的路会有多长，抑或是它根本就没有想过这些。从与光明相拥的那一刻起，它想到的只是用尽全身的力量，向下扎根；然后，在大家觉得不可思议的眼光中，抓住垂立光滑的墙壁，一心向上，再向上。

此情此景，令我思维的卷须上生出一个小小的吸盘。想起今年暑假，学校今年刚尝试的无人机项目，竟然捧回了个创意图形编程赛全国冠军，这是从来没有想到过的。三个同学站在领奖台上的感觉，一定会成为激励他一生成长的动力源。一开始开设这个项目，根本没有想拿什么奖，只是想丰富学校“蓝色课程”体系的内涵，提升学生的现代信息技术素养，与电子游戏、抖音等“争抢”课余时间，以适应将来智能化从林生存之需，不想，竟结出了意外的硕果。如果没有尝试开展这个项目，这三名學生可能就没有这样的人生体验。

草木有情，人生有知。相信每个孩子都像爬山虎，都有向上攀援的梦想。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们也许该常问自己：是否给了每一株怀有攀援梦想的爬山虎一个理由、一个平台、一次机会？在理想与现实的纠结取舍面前，能否像对待爬山虎，顺天致性，静静蓄力，久久为功，将一根根普通的细藤培养成让人惊叹的存在？

（作者系晋江市第五实验小学校长）

马齿苋

雷海红

马齿苋因为叶子形似马的牙齿而得名。马齿苋在我的老家不叫马齿苋，叫黄豆瓣，因为它的叶子跟黄豆的两片叶子很像。马齿苋是农村常见的一种野菜，常常长在菜地里，叶子肉质肥厚，看着像一种多肉植物。马齿苋的茎是紫色的，叶子的表面是绿色的，而叶子的背面是紫色的。马齿苋吃起来有一点酸酸的味道，如果处理不好，这味道里还有一股羊肉的膻味。可就是这样一种平凡的野菜，伴着我们度过了一个又一个艰难的岁月。如今人们吃马齿苋，更多的是基于健康的理念。就像许多原来无人问津的野菜，成了城里人趋之若鹜的香饽饽。马齿苋永远也不会想到它也有今天的地位。

我小时候的农村，马齿苋是田间地头常见的一种植物。它匍匐在地，茁壮成长。但马齿苋主要长在菜园里，不知它的种子从何而来。田间的地垄上，马齿苋和小白菜、香葱获得了平等的生长机会。拔草的时候，母亲刻意留下马齿苋的幼苗，让它长大，有时还特意施予农家肥，为的就是将来能够吃到这种野菜。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凡是能吃的都被端上人们的餐桌。母亲心灵手巧，能够将简单的食材转化为餐桌上的美味。母亲喜欢吃马齿苋，我小时候经常在餐桌上看到它。如果菜地里的马齿苋长得很旺，母亲还会择了一些挑到城里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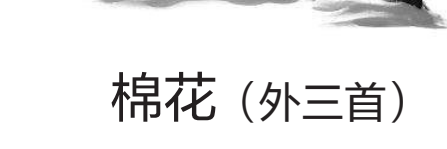
母亲做马齿苋的方法主要是拌。因为我经常跟着母亲在厨房里转，我深谙马齿苋的做法。择取马齿苋鲜嫩的茎叶，洗净，放沸水里一捞，片刻工夫，马齿苋就烫熟了。准备一个搪瓷盆，放一点猪油、盐巴、酱油、味精，将捞起的马齿苋放到搪瓷盆里和各种调味料拌匀，一道天然无污染的野菜就做成了。经过开水的烫，马齿苋的那种难闻的膻味少了许多。渐渐地，我也喜欢上了吃马齿苋。

后来人们的生活好过了，各种野菜渐渐淡出了人们的餐桌。但因为怀念以前的味道，母亲依然会把马齿苋端上我们家的餐桌。我从马齿苋上找回了我的童年，而母亲就像找回了她的故友。马齿苋，一道多么令人回味的野菜啊！



棉花（外三首）

林美聪



林美聪

再没有比一朵棉花
更加鲜明的故事
能打动一座海边的小镇

面朝烈日，背受海风
只有田埂上的棉花
站稳脚跟
目光如炬

多年来，含着海腥味
在这座小镇播种、生育
柔韧的纤维拉扯出
一座座高楼、厂房
东南风煽动起来的花香
飘入晨起的校园

无论天涯海角
只要头枕乌蓝棉花
就会有最安然的睡眠

喊山
举着萤火虫和月光
把夜色打开
此时，父亲的货车
正从远方开过来

泥泞的路很长
父亲的嗓门越喊越亮

后来我发现
父亲的喉咙里有丰富的矿藏
每一次呐喊
便会有很多稀有元素丢在路上

而他跑过的路
越来越沧桑

思念
我太了解一棵龙眼树的倔强
是在南方的风雨中茁壮生长

经历岁月的蹉跎，渐渐长成
亚热带气候的秉性
能扛得住烈日的曝晒
也耐得住风霜和寂寞

颗粒饱满的甜蜜就像我
从不肯轻易说出口的心事
一旦进入深秋，便会
挂满金黄的思念——

北风
走过空荡的街头
那是我第一次发现呼啸的北风
竟没有自己的落脚点

在一棵棵树上
停靠片刻就从树梢跌落
单薄的广告牌，小夜灯
也承受不了他的投怀送抱

一路南下的北风
试图敲开家家户户
紧闭的房门和橱窗
钻进人们温柔的视线

不过更热情的敲打和咆哮
带来的是更多的连锁反应



味道